



中华秋沙鸭



救助受伤落单的天鹅



痴迷的拍鸟人



鸟类保护志愿者密切观察中

候鸟归栖东淠河

杜世宏 文图



2025年元旦新年的第一天,天还没亮,作为霍山县的生态摄影师的笔者和王劲松就来到了东淠河边。在一处激流河道边,他俩撑起了隐蔽帐篷,躲在里面静静地期待着,他们是在守候拍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

中华秋沙鸭是第三纪冰川期后幸存的物种,距今已有1000多万年,它对水环境、水质量等生态条件要求十分苛刻,是生态环境质量的指示性物种,目前全球仅存3000只左右,与国宝级大熊猫、华南虎、滇金丝猴齐名,被国际濒危动物红皮书和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列入濒危名录。据杜世宏介绍:今年已是他们连续8年观察到中华秋沙鸭在东淠河越冬,每年大约有20只左右。

太阳慢慢升起,6只中华秋沙鸭从河道的下游慢慢游了上来,河面上淡淡的水雾,秋沙鸭游到一处激流开始了集体捕鱼,杜世宏用长镜头拍下了一幅幅精彩的画面。

据介绍,霍山县东淠河位于候鸟迁徙东亚-澳大利西亚路线上(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最繁忙的候鸟生命线。在北起俄罗斯远东和美国阿拉斯加地区,向南经过东亚和东南亚,直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广大地理区域内,约210种超过5000多万只候鸟将沿线22个国家连接在一起),每年冬季候鸟迁徙季,大批的候鸟都会在此歇息,是候鸟迁徙线路上的主要中转站之一。东淠河发源于大别山北麓,是淮河主要支流之一,全长263公里自然河流,流经霍山县、裕安区、金安区、霍邱县,经寿县正阳关入淮河。流经霍山县的东淠河段全长103公里,流域面积2697平方公里,是淠河总干渠的主要水源,同时也是合肥市、六安市的主要水源。东淠河自佛子岭水库坝下流出大别山区,河道趋于平缓,具有流速平缓、曲折迂回、河漫滩宽阔的特点,是迁徙鸟类绝佳的停歇地与补给站。

据统计,迁徙鸟类每年10月上旬至12月下旬在东淠河聚集,全年累计经停水鸟5-6万只。超过迁徙种群1%的国际重要湿地认定标准的物种有11种,其中豆雁数量高达迁徙种群总数的40%,小天鹅数量接近迁徙种群总数的10%,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鹤和白枕鹤的数量也高达迁徙种群总数的4%。每年在东淠河经停的数万只水鸟中,不乏珍稀濒危及保护鸟类,其中国家I级保护鸟类有白鹤、白头鹤、白枕

鹤、黑鹳、东方白鹳、黑脸琵鹭和中华秋沙鸭7种,国家II级保护鸟类为小天鹅、灰鹤、鸳鸯、白额雁、白琵鹭等8种。

十年前,笔者和王劲松就开始关注东淠河的候鸟。2010年以前,由于河道采砂疯狂,环境逐渐恶化,迁徙的候鸟无处歇脚,数量也寥寥无几。2015年东淠河全面取消河道采砂,2018年东淠河开始禁渔,2019年投资8000万元的东淠河生态长廊项目全面建成。他们观察到每年冬季迁徙的候鸟不仅越来越多,而且珍稀鸟种也越来越多,候鸟们不仅在东淠河短时间歇脚,有的还选择了在东淠河越冬。

环境好了,候鸟来了,许多鸟类爱好者和摄影家来此观鸟拍摄。为确保候鸟安全,迁徙季节霍山县林业执法人员都对东淠河及水库周边候鸟集中栖息地开展巡护和救助,在醒目位置设置保护牌标语,对周边群众开展保护宣传,还安装了远程监控设备,实时观察候鸟迁徙活动情况,并设立县级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目前已救助小天鹅和大雁等迁徙候鸟10多起。护鸟志愿者队伍发展到40多人,他们活跃在东淠河两岸,不仅守护着候鸟的安全,更是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反嘴鹬



白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故乡的小街

王 健

童年时,故乡的小街,温馨祥和充满烟火气,成为我魂牵梦萦、难以磨灭的梦痕。

小街坐落在一处地势略高的平地上,周围环绕着大片农田,街道呈十字形,南北狭长,东西稍短,两百来户人家错落有致地分布于街道两侧。各家屋檐相连,走廊彼此相通,每逢雨天,人们无需撑伞,便可顺着这长长的走廊,悠然地从南漫步至北,仿佛置身于一条天然的雨幕回廊之中。一条砂石公路自东向西横穿小街,延伸到远方。

小街虽小,功能俱全。南街有小学、村部、油坊、加工厂;北街有早点店、裁缝铺、乡医院、邮电局、豆腐坊;东街有食品站、粮站;西街有供销社、乡政府、银行以及全街唯一的一口水井。

街北有一条蜿蜒流淌的小河,两岸长满翠竹,河水清澈见底,鱼儿三五成群,或逆流嬉戏,或顺流追逐,给小河增添了无限生机与灵动;河道旁有大片银色的沙滩,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晶莹细小的沙子,光脚走在上面,脚心酥酥麻麻的,一踩一个窝。河滩上散布着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头,它们在河水长年累月的冲刷下,早已磨去了棱角,变得圆润光滑。有的洁白如玉,纯净无瑕;有的暗红如血,璀璨夺目;有的周身布满精美的花纹,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艺术品;还有的如玻璃般扁平,那是孩子们打水漂的最好玩具:孩子们站在河边,抬起捏着石片的右胳膊,向后一拉,猛地向前一摔,石片在河面上急速飞驰,连蹦带跳,身后留下一串串晶莹的水花。河面上有座简易的窄木桥。木桥是由几块木板组成,它们架在河床中间的几个石墩上。桥面并不平坦,孩子们走在上面,晃晃悠悠,兴奋不已,大人们挑着担子过桥时,桥面会随着脚步一闪一闪的,犹如表演杂技一般。

当天边的星星还在闪烁时,一声清脆的鸡鸣划破了小街的寂静。有一家煤油灯瞬间亮起,那昏黄的灯光如同一团温暖的火焰,驱散了黑夜的阴霾,也缓缓拉开小街苏醒的序幕。此时已经3点多了,老李头熟练地将一桶水吊在石磨上方的挂钩上,在石磨的孔中堆满早已泡发好的黄豆,然后将灰色的毛驴套上拉磨的绳索,蒙上它的眼睛,在它屁股上猛拍一下,毛驴便不停地转圈拉磨。桶底有一个小竹管,精准地控制着水流的速度,竹管的水正好滴在黄豆周边,与磨磨的豆渣一起一股股地沿着圆形磨盘的边缘缓缓流淌,流到下面大缸里。待豆子全部磨完,大缸里的豆汁被老李头一桶桶倒入大锅中,铁锅很大,灶膛里的木柴早已燃起烈

火,不久屋子里便热气腾腾,老李头把烧沸了的豆汁舀到另一个大缸,加入石膏点卤,开始精心制作豆干和豆腐。

相隔不到一个时辰,早餐店也亮起了灯光。师傅们有的和面,有的烧柴,有的洗碗碟,乒乒乓乓的声音,宛如一曲欢快的清晨交响曲。不久,锅中的菜油开始翻滚,王师傅将切好的两块面条轻轻擀在一起,用筷子一按,双手提起两端,放进油锅里。面条瞬间在热油中沸腾膨胀起来,颜色也由微黄逐渐转为焦黄。师傅眼疾手快,用筷子将炸得焦黄酥脆的油条夹出,放在铁框中控油。

不久,南街上的铁匠铺也开门了,师傅们卸下门板,露出很宽的门面,灶火已点燃,一个师傅用手拉动风箱,煤火越烧越旺,大师傅稳稳地将黑色铁块夹入炽热的炉火中,待铁块烧得通红,便迅速用铁钳夹至铁砧之上。小师傅高高抡起大锤,猛地砸向铁块,瞬间火星四溅,如绚烂的烟火绽放。大师傅右手紧握着小铁钳,灵活地翻动着铁块,左手拿着小铁锤,与小师傅默契配合,轮流捶打着铁块。在这富有节奏的敲打声中,铁块渐渐有了铁器的雏形。叮叮当当的捶打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也敲响了小街新一天的钟声。

小街渐渐热闹起来。周边的农民早早地拎着自家的农产品,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抢占街道有利的位置,将蔬菜、鸡蛋、黄豆、母鸡等一一摆开,一直排得很远。他们面带微笑,热情地注视着来往的行人。小街上的人大多是农民,他们不需要这些,而乡政府、供销社、食品站、医院、粮站、学校等单位的人,少不了要在这里购买所需之物。他们穿着干净的衣服,梳着时髦的发型,提着小篮子,在摊位间来回穿梭,一番讨价还价后购得所需物品,临走时还不应向菜农讨要一根葱。农民们也厚道,笑着说:“你们什么都要钱买,不容易。”随手就给两根。早点店前,一位农民徘徊许久,终于从口袋里摸出一毛钱,要买两根油条给母亲吃。大个子店长一听就乐了:“都说给孩子买吃的,很少听说给母亲买,我多给你一根。”说罢,便用报纸裹了三根油条递给他。

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多,老人牵着牛去街外放牧,孩童赶鹅去草地吃草。青白色的灶

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中冒出,风一吹,便弥散在屋顶和树梢上。小街被薄纱炊烟笼罩着,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小街人的早餐简单,一碗稀饭,就着老咸菜,呼啦呼啦吃完便去干活。孩子们背着书包,三五成群,嘻嘻哈哈地向学校跑去,街道便安静了许多。

此时最热闹当属街北头的小河。清清的河水哗哗地流淌,仿佛在鼓掌欢迎人们的到来。老太太、大姑娘、小媳妇挎着篮子向河边走去,她们蹲在河边,把衣服脱在河滩上,先将竹篮在水里洗净,然后左手拿起衣服放在河水里浸透,拎起来放在石头上,右手举起棒槌使劲槌衣服,砰砰砰几下,再双手按压,挤出脏水,如此反复几次,衣服便洗得干干净净。

八点过后,小街的生活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南街的油坊已经用大锅炒好了芝麻,堆在屋子中间,等候榨油。炒好的芝麻香气扑鼻,酥脆爽口,馋得中午放学的孩子迟迟不回家,躲在油坊门外,伺机偷吃。师傅们假装不知道,放任孩子们偷一把芝麻,边吃边跑回家去。

当晚霞温柔地映红天际,袅袅炊烟再次缓缓升起,那青白色的烟雾总给人带来无比的安心与慰藉。农民们扛着锄头,拖着疲惫而又满足的身軀,从乡间的小道匆匆向小街聚拢;孩子们则骑着牛,唱着歌,披着晚霞悠然归来。

晚饭时分是小街最热闹的时候。大人们或端着板凳坐在门口吃饭,或捧着饭碗聚在一起,你夹我碗里的咸菜,我夹你碗里的豇豆,嘻嘻哈哈,说东道西,此时是小道消息传播最快的时候。孩子们则端着饭碗四处乱跑,从南头吃到北头,谁家吃了粳粳,谁家吃了干饭,他们都一清二楚。

夜幕降临,各家点亮油灯,昏黄的灯光排成两行,宛如两串明珠。妇女们在灯下缝线、纳鞋底、做家务;男人们则准备着次日干活的农具;孩子们溜出家门,聚在街上玩耍。街道上不时传来男孩们打仗的声音,女孩们则在玩跳方、丢手绢等游戏,玩得亦乐乎。

星星悄悄地爬满夜幕,眨着眼睛,窥视着小街,倾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久,孩子们如归巢的小鸟,带着一脸兴奋、一身汗水,各自归家去。街灯渐渐熄灭,小街也渐渐沉入梦乡,结束了喧嚣又美好的一天,重归宁静与祥和。

哦,我的故乡小街呀,怎能不让我怀念……



王勇 摄

记忆中的那一汪清水

江 湖

河西故里,自西向东分布着星罗棋布的池塘,沟壑纵横,如同细链串成的溪流,那是我记忆中的一汪清水。

童年时光,我们那群孩子常在池塘边尽情嬉戏。夏日炎炎,我们仿若野鸭般在水中尽情玩耍,比赛潜水憋气,或是在泥土中挖蚯蚓,用弯弯曲曲的缝衣针穿上线,再寻一根竹枝,趁大人们午睡之际,偷偷溜到塘边的树荫下钓鱼。暑假时节,红麻收割之际,我们总巴望着大人们把红麻浸入塘中发酵,待到红麻皮可手撕而下,塘水变色,鱼儿浮出水面,那时便成了我们孩童的战场。手持鱼叉或渔网,捉鱼成了我们那段日子的最大乐趣,早晚不离塘边,一条又一条,一袋又一袋的鱼儿被我们捕获,胖胖的鲢鳙、硕大的鲫鱼、麻黑的乌鱼,偶尔还能见到老鳖和乌龟,满载而归的喜悦让大人们忙碌不堪,白天要忙于农活,晚上还要帮我们处理捕获的鱼儿。鱼儿成为我们暑假最大的快乐源泉。

冬季来临,池塘结冰,我们便砸碎冰面,手持冰块,向冰面抛掷,比拼谁抛得更远,声音更为清脆,欢声笑语在辽阔的田野上回荡。这些池塘不仅是我们的乐园,也是村民们生活的一部分。女人们在塘边洗衣服,孩子们在水中捉鱼摸虾,老人们则在树荫下下棋聊天。每个池塘都有它自己的故事,随着岁月的流转,这些故事逐渐融入了我们的记忆深处。

我的故乡位于沙河之畔,与六安城相邻。昔日岁月里,老人们围绕着每家六七亩的土地辛勤耕作,沙滩边的地里种着玉米、山芋,或毛豆、打瓜等作物,而庄后的水田则由一片广阔的湖泊灌溉,滋养着几百亩的土地。四季轮回,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节奏悠闲,虽然辛苦却充满喜悦。九十年代初,村里的一些人开始尝试小本生意,如培育豆芽、捞取石子,围绕沙滩忙碌起来。村前的马路上,老解放卡车一辆接一辆疾驰而过,满载着河里的金沙和沉甸甸的石子,尘土飞扬。

靠近沙滩的河边,父亲和叔伯们在黄昏时分挖出一排排沙坑,将豆子铺在沙中,覆盖上黄沙,数日后返回,沙坑中的豆芽破土而出,鲜嫩诱人。叔父们将豆芽装入菜篮,清晨骑车送往市场出售。

随着时间的推移,沙河的沙逐渐减少,河水时常泛滥。村里机智的大人们开始在瓦缸中培育豆芽,同时,超过半数的村民开始制作面筋、豆腐,送往城里的市场出售。听一位做豆腐的二叔说,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六安城大小菜市场中的豆芽、豆腐、面筋有一半都来自我们这个小村庄,我们这儿成为了城里人生活的菜篮子,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也为村民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村里很多人发家致富,翻盖了楼房,购置彩电冰箱摩托车,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村里的池塘溪水遭了殃。家家户户做豆芽、豆腐、面筋,都将废水排放到门前的池塘里。我们儿时洗衣、洗菜、嬉戏的池塘逐渐变得黑臭,起初每年夏季池塘会翻底,鱼儿纷纷翻肚死亡,后来连泥鳅也绝迹了,水中草木难生,整个村庄被恶臭笼罩,夏秋蚊虫肆虐,原本清澈见底的池塘变成了散发着恶臭的黑水塘。几年后,临近池塘的村民家的压井水开始带有异味,更有家庭出现了原因不明的癌症患者,再后来我居住在远离池塘的三婶也不幸成为了其中一员。

大学毕业,我开始在家居住,儿子出生后的头几年我们一直住在老家。每到夏秋季节,儿子在室外片刻就会被蚊虫叮咬,痒痒难忍,后来我们在城里购置了新居,搬离了老家,偶尔回去探望,活泼的儿子却不愿久留,爱出汗的他总是蚊虫关爱的对象。

2011年,随着六安城市化发展,老家土地被政府征用储备,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我的叔叔婶婶也搬进了新建的小区。有一年,我带儿子回老家放无人机,踏入曾经的村庄所在土地,发现原来的数口池塘依然存在,经过短短几年的自然净化,塘水重归了清澈,鱼群在水中穿梭,水草长得丰美,家乡的池塘又盛满了我记忆中的那一汪清水。

儿时冬趣

张姝彦

从小区的小池塘旁路过,池塘里结了薄薄的一层冰,一触即碎的那种,一群孩子兴高采烈地围在旁边,小心翼翼地用脚去轻踏,用手去轻拍。旁边还有物业正在池塘的小径旁砍木桩,据说这些木桩都是前几天天冷冰厚,被孩子们拔去做敲击冰面的工具了。看着这些玩得亦不亦乐乎的孩子,心想一点子薄冰居然让他们兴奋成这样,那我小时候可算玩冰的“高手”了。

大约是小小学一二年级吧,上学放学我们都是是一大群孩子结伴步行。上学的路上必经两个大塘,冬天很冷,塘上结了厚厚的冰,可以经得起半大的孩子在上面溜来溜去。于是一放学,两个塘就成了我们的溜冰场。

有一天,我一不小心居然一脚脚掉了冰窟窿,幸亏有同伴眼疾手快一把拉住我,可布棉鞋已经湿透透了。急忙回了家,庆幸大人们都还没下班,赶忙换了鞋麻利地把湿鞋藏好。等夜里看爸妈都睡了,偷偷将湿鞋放在煤球炉下面烤。结果睡晚了,早上起不来,那只煤球炉下的鞋被早起做饭的妈妈抓了个现行。问清事情原委,那个一通打骂,只打到乖乖保证再也不敢塘上滑冰这种危险的事了。

记忆深处除了塘上滑冰“失足”这件糗事,那时冬天有趣的游戏不胜枚举。举着竹竿,挨着屋檐往下敲冰锥(俗称冰溜子),比谁敲的最大最粗,有顽皮的男孩子还会把冰溜子送到嘴边,伸出舌头去舔,尝尝是啥味道,有的被冻得长长的浓鼻涕没顾上吸就流在冰溜子上。也不知是因为现在气候变暖,还是以前那样起基的平房越来越少,如今挂在屋檐下的冰溜子已几不可见。

记得鹅毛大雪天,部队大院里一大群孩子一起堆雪人,从家里偷出蔬菜、饰品纷纷给雪人装点起来,看谁堆的最好看,谁堆的雪人最滑稽。

还记得,过年出去拜年时,故意在新衣服上穿一件罩褂,啥花色都不讲究,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大大的口袋,东家拜拜西家拜拜,一圈走下来一口袋满满的瓜子花生饼干糖果,然后跟过冬的小松鼠似的藏起来慢慢嚼谷。这些小零食现在的孩子也许根本都不屑问津,但在那个物质不丰富的年代真是些平时难得吃到的好东西。

忆起童年一桩桩冬日趣事,却不得不感叹,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好了,孩子们丰衣足食的生活也越来越精致,但我却觉得他们被圈在各种兴趣班和补课班里的童年,乐趣越来越少了。



乡村走笔



江城子·霜

曾志轩

淞叶纵秋横冬杨,凝甘枝,倚清梁。凋碧零华,夜影浸寒香。冰颜犹结露为镜,舒玉面,雕银妆。谁张蛛丝覆原荒,逢新屏,映明窗。星弦落月,薄云散凌霜。欲谒东风遣冬雪,瞻野花,眺青光。

吕跃 摄